

作家创作心理猜测

Zuojia Chuangzuo Xinli Ca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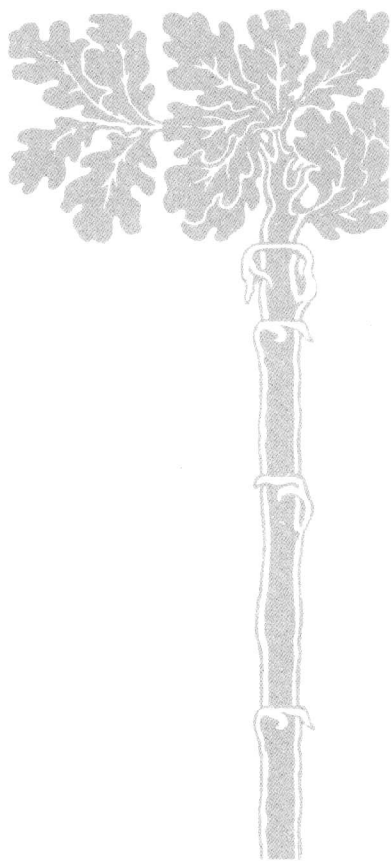
刘建军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家创作心理猜测

Zuojia Chuangzuo Xinli Caice

● 刘建军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家创作心理猜测 / 刘建军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309-05638-9

I. 作… II. 刘…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9625 号

作家创作心理猜测

刘建军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孙 晶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283 千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9 - 05638 - 9 / I · 394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流贯作品的炽烈的血液	
——漫谈中篇小说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1
倾向性寓于真实性之中	
——兼谈几部中篇小说·····	10
关于中篇小说的兴起·····	20
时代精神	
——文学当代性的灵魂·····	35
为什么必须重视现实主义传统·····	40
文学表现人性的几个问题·····	63
《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悲剧结构·····	91
在探索中前进	
——《安徽文学》一九八〇年小说一瞥·····	110
文学批评也要“写真实”·····	118
感受 欣赏 批评·····	121
民族振兴意识的张扬	
——新时期文学精神追求的一面·····	126
争奇斗艳花一丛	
——《延河》“陕西作家小说专号”印象·····	138
关于王吉呈的小说·····	144
清醒的爱	
——评李小巴的创作·····	156

贾平凹小说散论	178
贾平凹论	194
感性与理性交织中的困惑	
——李天芳小说读后	211
刘成章散文读后	220
演练爱情的当代女性	
——《夜色阑珊》读后	223
作家创作心理猜测	226
绚烂之后归平淡 寂寞之中成大业	
——漫谈我国文学的现状	245
人生若戏	
——读长篇小说《大戏楼》	250
阐释生存精神	
——小说《风来水来》漫笔	262
民族活力的呼唤	
——感受红柯作品	273
平常心态的审美提升	
——读延鸿飞《回家》	276
文学创作主要是写人的思想感情变化过程	282
柳青美学思想浅探	332
《种谷记》再读笔记	356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收获	
——为《柳青文集》的出版而作	370
《红罍粟》序	389
《诗的文化阐释》序	391
《与青年谈写作艺术》序	393
《艺苑漫笔》序	395
《贾平凹的心阔世界》序	398
后记	400

流贯作品的炽烈的血液

——漫谈中篇小说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日益繁荣的中篇小说,是文坛上引人注目的现象,也是评论界值得重视的课题。

三年来,革命文学的复苏运动,是以短篇小说和话剧为最初的浪头,紧接着出现了中篇小说的崛起,其他体裁也有新的进展。重视人的价值,恢复人的尊严,关心人,爱护人,在人民内部散播爱和温暖,是这个时期以来中篇小说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它不同于这一内容在资产阶级文学中的表现,也不同于在前一历史时期革命文学中的表现。它体现了人民和作家经过艰难曲折之后对历史和现实的更清醒的认识,它是从革命观点出发的对人的价值的重新评价。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新的历史时期的现实需要,使普通的人在文学中焕发出光彩,较之我国新文学史上任何年代都要表现得更为浓重和夺目。抽象地看,这似乎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的重复,具体分析,我们就会看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基本上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它所标榜的普遍的人就是资产阶级个人。而我们的文学所描绘并为之呼吁的人,指的是人类最大多数,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无产阶级文学伟大先驱高尔基所赞美的大写的人。无产阶级所倡导的关心人、爱护人,冲破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阶级局限,是

建立在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明确指导思想之上的,这是崇高博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人道主义。正是无产阶级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激励着我们的作者饱含着强烈的感情,对虐杀人性的极“左”路线,对倒行逆施的“四人帮”一伙,对窒息人的思想和感情的现代迷信,发出了震动人的心灵的控诉,对人的尊严、坚强的生活信念和人类之间美好崇高的感情,抒发着激越的赞美。

无产阶级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是流动在新时期文学驱体中的炽热的血液,它是三年来文学真实反映现实、抒发人民心声、逐步深化的一种表现。近一年半的中篇小说,在这方面有着特别充分的体现。读着最早出现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铺花的歧路》,接着使人感到美不胜收的《永远是春天》、《啊!》、《布礼》、《天云山传奇》、《追赶队伍的女兵们》,直到佳作联袂而来的《人到中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公开的情书》、《老猎人的梦》、《如意》、《三生石》等等,惊心动魄,回肠荡气,意味隽永。这些作品使人们感到,我们的作者透过现实和历史生活的具体现象,探求着一种让人们能更合理、更健全生活的途径,那种违背人道主义原则也即违背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行为,再也不能让其重演和继续存在了。文学在更深刻更全面的意义上发挥着生活教科书的作用,不是停步于帮助人们认识某一具体现象,教会人们某一种工作方法,而是让人们更自觉地意识到人的价值和尊严,从而如何更合理、更美好生活下去。

无产阶级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在文学作品中的高扬,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需要。人们不能忘记我国人民曾在历史长河的一瞬间但在人生途径却是漫长的岁月里,经受了非人的生活

遭遇。“四人帮”把一切都颠倒了,好与坏,美与丑,真与假,其中最大的颠倒是人的颠倒,国家主人成了被任意宰割的奴隶,正直的人失去了保持人格独立、个性自由甚至最低生存的权利。许多中篇,都精确地反映了人民的这种悲惨境遇。《啊!》虽然没有描写流血、死亡,但却极其真实、深刻地描绘出了那种非人环境的令人窒息的低气压,更加令人无法忍受。“四人帮”推行封建法西斯主义,在人们之间制造怀疑、戒备、仇视,毒化了人们之间的空气,要人们像野兽一样提防着、厮杀着,才能保存自己。被政治风浪吓破了胆的可怜虫吴仲义,言语谨慎,软弱和平,求苟安活下去也不能,终于为了十多年前朋友之间的几句话,被作为深挖阶级敌人的硕果揪了出来,如同落在猫爪下的耗子受玩弄、受折磨。一个人受惩罚仍不足以赎罪,还得株连哥嫂,逼得他自己伸手把在厄运逆境中刚得喘息的哥嫂,再次推入灭顶之灾,使他良心上的痛苦更甚于肉体上的折磨。政治恐吓和欺诈,搞得人人自危,就连做了贾大真帮凶的赵昌,也毫无安全感。革命难道是用千百万人的痛苦来酿成美酒,一定要人民滴血泣泪?《如意》描绘的清队运动,《三生石》描写的红卫兵运动,儿子声讨母亲,妻子揭发丈夫,人与人之间变得狠毒无情,并且以为这是最高的革命道德。这就是十年浩劫期间的生活,封建法西斯横行时把人不当人的现实。

中国人民经过这种兽性肆虐的岁月之后,重新解放,拨乱反正,自然迫切要求人民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落实各项政策,要求平反冤假错案。集中到一点上,就是要求把革命放置在不产阶级革命人道主义的轨道上推进,扫除一切非人道的恶势力,恢复人是生活的主体的价值和应有的外观。《如意》的主人公石义海,认为人与人的斗争不能超过人道的界限,是反映了

普遍心声的：“共产党不糟践人”。历史的曲折，孕育了现实发展的种子，新时期无产阶级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果实，在群众生活的沃土中成长起来。无产阶级革命人道主义的高扬，是新时期时代精神的一种反映。敏锐地感受着时代熏陶和人民心声的文学，正是从这一时代精神的角度，反映了那种人被颠倒了十年历史。

十年浩劫不是历史的偶然误会，不是命运女神对中国人民开的一次恶意玩笑，而是一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必然结果。思考的人民和关注着人生的文学，都不能不认真追溯探求这个必然结果的历史原因。为什么以解放全人类为崇高使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竟然会出现如此残酷迫害人的行为，是什么时候开始把人和革命对立起来？众目所视，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和日益升级的左倾路线，给革命事业创伤极大。中篇小说《布礼》、《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老猎人的梦》、《复活》等，都表现了作者在这些方面的思考，人民的内心呼吁，历史所呈现的引人深思的轨迹。革命最浅显最朴素的解释，不就是解放人吗？从阶级压迫中，从饥饿寒冷中，从愚昧落后中把人们解放出来。广大人民群众正是从切身利益上首先认识共产党的，她推翻了压迫人民的三座大山，她带来了温暖和幸福，末代皇帝被她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人。人是革命关怀的中心。反右扩大化，却把许多关系都打乱了，革命和关心爱护人竟不能同时并存了。不少中篇，通过主人公思想感情的真切经历，揭示出人日益失去价值的这种“革命”过程。一个十五岁入党，十七岁担任党支部书记，十八岁离开学校做党的工作的钟亦成，竟因为四句咏物抒情诗，被分析成凶恶的阶级敌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扑灭火，反被怀疑为纵火犯（《布礼》）。《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坚持实事

求是，献身山区建设，却被一再批判斗争，打成老反革命。这里一、二小人拨弄其间，个别人思想品质不好，并不能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左”倾思潮。在这种思想影响之下，革命开始变成了一种与人民相对立的异己力量，沿着“左”倾轨道前进，它不仅吞噬了钟亦成、罗群，后来也吞噬了最初诚心赞助革命的人。直到十年浩劫，这种异己的力量制造了空前未有的大悲剧。痛定思痛，近二十年的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不就是忘记了人，漠视人，不信任人，不关心、爱护人么？把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看成资产阶级人性论，把同志之间的信任和爱护，看成立场不坚定的表现。革命失去了对人的正确态度，也就会逐渐失去革命意义。

“左”倾思想泛滥时，受伤害最严重的还是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饱含着深沉的爱，以力透纸背的笔触，刻画出在浮夸风、反瞒产的袭击下，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画面。杨文秀把革命当作演戏让上级看，巴望受到赏识和喝采，农民的利益和生死全不放在眼里。濒于死亡的老农不得不发出痛苦的疑问：“党还要咱不要啦？”支部书记李铜钟顶着邪风，不忍让农民父老兄弟饿死，听从共产党员的良心呼唤，到国家粮食仓库里借支五万斤粮，救人活命要紧。他背着抢劫犯的罪名饿死了，上级领导也终于被惊醒了。《老猎人的梦》以幽默机智的笔墨，勾勒出老猎人在左倾政策的迫害下，先是独生子死于修水库，继之是老伴在饥饿和亡子的伤痛下去世，儿媳改嫁，为民除害的老猎人也当被当作资本主义暴发户批斗，相依为命的小孙子失伴被野猪拱死。这些不幸本可避免，却终于降临。这并非天灾，全是人祸呀。老猎人只能在梦中和亲人团聚，作者的悲愤尽在无言之中。一个和农民有

着密切联系的党,却使农民处于这样的惨境,不值得深思吗?要纠正这种错误,就首先得从关心农民做起,不能只记着高指标,高征购,要给农民以温饱。这是历史的教训、文学思考的回答。

把人在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摆对,关怀、爱护人,一切为了人民,这不仅是历史的教训,也是现实的迫切需要。经过拨乱反正,我们的事业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漠视人、不关心人的现象还依然严重存在。和人民休戚相关的作家,在反映现实生活时,不能不发出深情的呼唤:清除对人的冷漠,关心爱护各种人才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问题之一。《人到中年》正是以这种炽烈的感情,使人们激动不已。为中年唱赞歌,为他们的生活、工作条件呼吁,这只是作品显示出容易被人们一眼看清的思想。它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向人们揭示出,漠视人的思想和态度是妨害革命的最危险的东西。陆文婷突然重病不醒,是工作累倒的,最根本的原因是长期得不到关心、爱护,被漠视人的官僚主义击倒的。这个把全身心都献给了病人和医学的瘦小大夫,牺牲了对丈夫的温情,牺牲了对孩子的母爱,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怀和爱护。领导只把她看作革命的工具,向她不断地索求,却没有同时把她看作革命服务的对象,也应当关怀,给予温暖。院长不知她几个孩子,拿多少工资,住房如何,只知她的医术配给部长动手术。部长夫人、“马列主义老太太”,对她只知呼来唤去,无视她的独立人格和价值,在其所谓的革命天平上,普通的大夫和干部是没有重量的。焦副部长似无可指责的言行,但官架子不倒,视享受特权理所应当,对陆文婷的感激只着眼于救了他的两只眼,进一步的无产阶级人与人的关系,他也是茫茫然。有同志指责作者对弃国出走的知识

分子滥施了同情。其实,反诸求之己,这些年来到底给了这些知识分子多少温暖?推的打的时候多,拉的时候还要揪揪小辫子。他们多数人是迫不得已,含着泪离开祖国的。从他们的一方面讲,严格要求,不应逃避困难,不应计较个人的得失,应和祖国人民同甘共苦,共同奋斗。从另一方面讲,不是也应信任他们,关心爱护他们,不使他们有报国无门的感慨么?作者写他们的离国出走,主要是要唤起人们对这种现象的严重注意。那种漠视人,例行公事式的官僚主义作风,是散布在我们生活中的有害的毒雾,它使人们缺乏信任和温暖,使革命工作缺乏生命和激情,它阻碍着打倒“四人帮”后的春雨及早洒在每个人身上。陆文婷大病终于初愈,精神上还有些恍惚呆滞,她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温暖和支持。让她不只是“靠在丈夫的臂上”,而是靠在更有力量的我们党的臂上向前走吧!要关心人才,爱护人才,否则就会不自觉地摧残人才!

人的重要价值在新时期文学中的重新发现,突现着这个饱含着我国人民血泪教训的真理,同时也在全面丰富的意义上,表现了人的各种感情,无产阶级的人性美。一年半以来的中篇小说,正视现实,大胆写情,着力人的命运,因之呼吸着世俗空气的各种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作家都不约而同地赞美那些历经磨难而生活意志执著的普通人,互相信任、相濡以沫的忠贞爱情,同志之间的尊重、同情和友爱的感情,为大多数人牺牲自己的崇高献身精神。无论生活变得多么混乱、疯狂,野心家、阴谋家怎样费力地在人们之间播种怀疑、仇视,都无力摧毁把人类联系成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族类的那些东西,无力摧毁无产阶级革命在人类身上唤醒的彻底解放全人类、使人类过美好合理生活的信念和感情。热爱生活、热爱人的信念,有时是潜藏的

激流，在人们的心头流动激荡。正如《三生石》中的梅菩提所经常想到的，“我不是一个人”，左邻右舍，周围的各种善良人的眼色和面容，都使她感到我们生活中“正常细胞总是多的，总应该战胜癌细胞的”！

挖掘人的灵魂的作家，总要着力描绘人在道德伦理生活上的观念和情趣，以期影响人的灵魂变得健康美好。《公开的情书》在青年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不是无因的。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遭受了历史巨变的折磨，人生的变幻和世态的炎凉，使他们在如何生活上有太多的疑问和追求。个别事实和抽象理论都不足以说服他们，他们要在实际的追求中体察、检验一切。作品充溢着反现代迷信、反庸俗的传统观念的力量。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如意》，它是刘心武创作上的一个突破。作家有意识地要在人类共同的思想感情里推波助澜，确实他也“捕捉到使整个人类能够维系下去，使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美、更纯洁的那么一种东西”，它较之那种排除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所谓“革命感情”，更能打开读者的心扉，更有益于人类。罗圈腿、性情孤僻的石义海，在“红色恐怖”的日子里，不忍让无辜打死的旧商人的尸体淋雨，拿一块塑料布给盖上；在斗争“走资派”的大会上，他取下坠在“走资派”脖子上的铁饼；炎炎盛夏，他烧好绿豆汤，送给监改劳动的“牛鬼蛇神”喝；他对青年时代曾解他危困的一个沦落了的清朝贵族小姐，始终不能忘情，后来相互体恤，赠送信物，虽未能如愿结合，感情却坚贞不移。石义海的灵魂厚实晶澈，它所焕发出的光彩，不仅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美好绚丽，而且也会增色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事业。

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学，在时代和人民需要的促使下，对于人

的价值进行了新的开掘,高扬着无产阶级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重视人、热爱人的激情呼吁,震撼人心,它以深厚的思想力量和强烈的感情力量,开辟着自己的道路,它将会把自己的永久魅力留传下去。

一九八〇年六月八日

倾向性寓于真实性之中

——兼谈几部中篇小说

在思想意识领域内,包括文学艺术,提倡和宣传唯物主义认识论,对我们的民族,对处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我们国家,是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应该看到,我党所领导的近几年来思想解放运动,恢复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大力宣传和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扫荡的就是现代迷信的蒙昧,也就是帮助人们睁开眼睛看现实。新时期的文学,是这个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翼。“写真实”的文学主张,不仅赋予新时期的文学以活跃的生命力,而且促成了它作为思想解放武器的品格。

文学唤醒人的力量基于真实。文学的真实性问题,今天被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就因为真实是文学的生命,真实是文学发挥思想认识、教育作用的力量所在。人们从闭着眼睛到睁开眼睛,会有许多发现,也会有幻灭。真实的,不一定全是美好的,也不一定是人们所愿望的,但是,只有真实的才是人们行动的坚实基础,在这样的基地之上,人们才能够建立自己所愿望的生活。破灭了的,只是那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我们的结论是:正视现实。正视现实带给文学的是,对现实生活真实深刻的反映。

正视现实,这是现实主义的传统口号,并不具有鲜明的无产

阶级色彩,但是它却闪耀着唯物主义的光芒,是文学真实反映现实的基础,当它一旦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武装,就会变成强有力的革命原则。一切革命的作家、艺术家,都必须勇于正视现实。只有勇于正视现实,才能正确认识现实,真实描绘现实,创造出具有充分真实性的文学艺术作品。

就以近年来深受群众欢迎的几部中篇小说看,它们的艺术生命力、感染力,主要来源于作品的真实性,来源于作者勇于正视现实。

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便不会产生。它以文学艺术的形式,真实地反映了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极“左”思潮泛滥时,搞高指标、高征购、反瞒产带给农村的破坏,对农民的伤害。现实事实,早已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期间的国民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人祸大于天灾。但是,文学艺术领域内对这一现实的反映,仍是绝对禁区。打倒“四人帮”后,许多禁区被冲破了,但是能否真实地反映“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由于我们路线、政策上的错误而造成的严重伤害,人们还是有疑虑的,特别是描绘三年困难时期的农村真实情况。只是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变。《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是在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它重视历史的真实面貌,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今天中国的读者,要求文学艺术的既不是成为简单的传声筒,也不是与现实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所谓美的精灵,仍然希望文学是自己的挚友,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文学作品反映尖锐重大的社会问题,势必受到读者的欢迎。

对重大社会矛盾的真实描绘,能够显示事物的某些本质方

面,真实性越强,揭示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也就越深入越充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没有掩饰生活中的严酷现象,但又没有着意渲染景象的悲惨,而是着力于这类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农民的思想和情绪。作品中的人物一再发问道:“这是咋啦?”“党还要不要咱?”这些曾经支持我党夺取并巩固政权,民主革命时期和我党鱼水相亲的农民群众,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连生存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人们十分困惑。作品描写的实际,向读者显示出,吹牛、虚报使党中央失去了真实情况。杨文秀这样一些干部欺上瞒下,当然和他们个人品质不好有关,但又绝不是个别干部的思想作风不正的问题。作品描写的许多现象,都说明从思想到实践当时存在着严重的“左”倾思潮。“带头书记”杨文秀揣摸迎合的上级意图,也正是这个东西。所以县委书记田振山,面对大批逃荒的农民,不能不感到,“大地在震颤着,两年多来他赖以作出种种决定的基础在震颤着”。当他实事求是,打开粮仓救济饥民的时候,他被撤销了职务,接受审查和批判。一个品质好的干部不能挽救这种局面,一个品质不好的干部也无力造成这种局面。这一场波及全国,延续了几年,致使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的灾难,有许多教训值得我党汲取。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从此汲取了应有的教训。剥夺农民的事还继续发生,到“四人帮”横行时期,愈演愈烈。这不能不使作者在李铜钟的冤案得到平反之时,发出感慨:“历史是滔滔东去的黄河,而黄河是浑浊的,它夹带着大量的泥沙,需要时间来澄清。十九年够用吗?”这是作者倾向性的流露,也是作品真实描写的客观现实必然会向人们提出的问题。我们对历史的沉痛教训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了吗?显然是还需要时间,还需要重新认识。我们需要有惩办侵吞农民利益的健全的法律。